

七年七个月 他兑现了“一定捐”的承诺

淮南第10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衍完成捐献

本报记者 李严



“今天完成了使命,我很开心!”10月28日中午,在安徽省立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,经过4个多小时的采集,淮南第10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衍顺利完成了捐献。这一刻,距离他2019年在安徽理工大学校园里挽起袖子留样,已过去7年7个月。

8毫升血样,埋下一颗种子

2019年3月,安徽理工大学校园内的红十字会采血车前,工程力学专业大二学生王衍路过,听志愿者讲“留8至10毫升静脉血做HLA分型,录入中华骨髓库,也许能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”时,他没多问,主动献血留样,加入了中华骨髓库。

入库不难,难的是后面漫长的等待——非血缘HLA全相合概率仅约十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一,多数人留了样,一辈子等不到那通电话。

王衍把这件事轻轻放进心里。此后每年,淮南市红十字会打来回访电话,问“还愿意吗”,他的回答始终干脆:“只要配型上,我一定捐。”七年来,他的手机号没换,承诺仍在。

电话真的来了

2026年8月,身在上海工作的王衍接到淮南市红十字会电话:“你和一位外省20岁急性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,愿意继续吗?”

他没有犹豫,当即应声:“愿意!”

紧接着是争分夺秒的准备。他利用周末赶回淮南做高分辨配型检测和体检。高配和体检全部合格,中华骨髓库初步敲定捐献时间。就在他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静待这场生命接力顺利开启时,变数来了:患者病情反复,捐献日期一推再推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着歉意打来电话,他在电话那头很平静,说:“我时刻准备着,患者需要,我随时到。”

把“救人”当成必须交的答卷

王衍本科就读于工程力学专业,教材厚、公式密、推演繁,他几乎把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,日复一日刻苦钻研,成绩稳居年级前列。读研时,室友卡在一个科研课题的关键环节,反复调试难以突破瓶颈,他主动伸出援手,扎进实验室连熬三天两夜守设备、采数据,最终累到诱发心肌炎。即便经历病痛,他也没有半句怨言。学业之外,他热心指导带教本科的学弟学妹,耐心传授实验操作技巧、讲解论文写作思路,只要师弟师妹有疑问,他都倾囊相授、知无不言。在一届届本科生心中,他是可靠暖心、值得信赖的学长。

工作后的企业在上海,废水处理是个缠了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。他主动请缨,扎根现场摸排、取样、查阅文献、做对比试验,历时半年,一套科学可行的废水处理方案落地实施,一举解决困扰企业数十年的难题,为单位省下数十万元的运维成本。新设备引进时,他又先钻研原理、梳理操作规范,保障平稳投产。无论是校园求学,还是岗位履职,王衍用行动证明,艰难从来不是退缩的借口,沉下心钻研,就总能找到破局的方向。坚守初心不移志,这也是他一贯的品行。

难的事,总得有人沉下去做

得知自己和患者配型成功的消息,王衍内心无比坚定。对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他早已了解清楚,他唯一的顾虑,是如何妥善安排手头工作,尽量不给单位增添负担。为此,他主动加班,争分夺秒梳理项目、推进既定任务,提前把各项工作落实到位,做好交接安排。单位知晓他救人的善举之后,给予充分理解与大力支持,捐献相关假期审批一路畅通,为他扫清后顾之忧。

家人的理解与支持,是王衍最温暖的底气。配型成功之后,他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父母。父母虽然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了解不多,但细细听



完儿子的讲解,明白这是去挽救一条生命后,开明的他们没有迟疑,温柔而郑重地告诉他:“人的一生,难得有这样救人的机会,这是大功德!”到了高分辨体检的日子,挂念儿子的父母专程从滁州驱车赶到淮南,默默陪伴等候,用无声的陪伴,给予他最坚实的精神力量。

住院备采期间,尽管独自在病房十分寂寥,但他尽量不外出,生怕被病毒感染,影响捐献;尽管注射动员剂身体不适,但他尽量不用缓解症状的药物,担心会影响造血干细胞质量。他唯独没有考虑自己,他说既然决定救人,就要确保把最好的“生命种子”捐给对方,让人尽快康复。

隔着茫茫人海,他不曾了解这位等待重生的陌生青年,却早已把一份滚烫的牵挂放在心底。王衍想对远方的患者说的话朴素而厚重:“一定要活下去。”短短的六个字,是他用七年多时间兑现的承诺,更是对一个陌生生命最郑重的托付。

(图片由市红十字会提供)

“淮水月 淮南见”跟着秋晚游淮南①⑥

一元船票渡淮河 百年渡口寻原点

本报讯(记者 罗静)淮河汤汤,渡口依旧。在田家庵,一座跨越百年的老码头仍在运转,1元船票便可横渡淮河,这里既是淮南城市名字的缘起,也是这座煤城故事开始的地方。

这片淮河水面,是总台秋晚的取景地;电视剧《六姊妹》开篇渡轮入淮南的戏份,也在这里完成拍摄。

这座渡口便是淮上渡口,始建于1897年。清光绪年间,山东田氏夫妇在淮河岸边搭建茅草茶庵,供往来行人歇脚饮茶,“老田家的庵子”口口相传,田家庵由此得名。早期依靠木船摆渡,随着航运兴起,渡口成为煤炭外运要道,南来北往的客商、百姓在此登船下船,淮南因煤兴起的历史,从这片河岸拉开序幕。

百余年过去,渡口功能几经变迁,轮渡却没有停运。渡口到对岸高皇镇直线距离350米,航程仅3分钟。行人乘船票价1元,非机动车2至5元,机动车10元,船满即发。站在甲板之上,河

风拂面,浪花轻拍船身,两岸风光缓缓向后移动,短短一程,便可触摸老城留存的旧时光。

渡口也是不少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去处,每日16时至19时,落日余晖铺洒河面,流水泛着金辉,轮渡剪影映在暮色里,氛围感十足。在渡口台阶等候船只靠岸,逆光拍下剪影,无需滤镜便有质感。清晨5时至7时,菜农挑着鲜蔬赶渡,熙攘之间,满是鲜活的市井气息。

登岸之后,淮滨美食街距离渡口不远。麻辣烫、土豆片、板筋、泡菜臭豆腐,现冲藕粉八宝粥等一众老店汇聚于此,老田家庵本地人总爱到这里逛一逛。



本报记者 李煜 摄

淮水奔流不息,渡口朝暮往返。昔日运煤的帆影早已远去,1元轮渡依旧穿梭于淮河之上。淮水月,淮南见,来淮上渡口,在河风与暮色之中,读懂淮南最初的印记。